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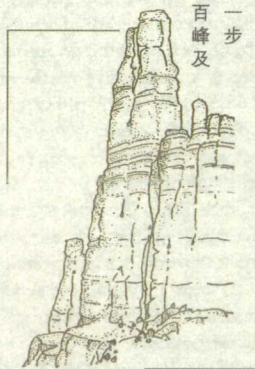


自然

公园

与子偕行

与子偕行是一本详实的登山记录仔细地记载了作者两人一步步经历的山岳百峰及回荡于山中



徐如林
杨南郡
■ 著

与子偕行是一本详实的登山记录仔细地记载了作者两人一步步经历的山岳百峰及回荡于山中

P



自然公园



与子偕行

杨南郡 徐如林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子偕行 / 杨南郡, 徐如林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自然公园)

ISBN 7-5434-3670-1

I. 与… II. ①杨…②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8357 号

自然公园

与子偕行

杨南郡 著

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3000

书号 ISBN 7-5434-3670-1/x·3

定价 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晨星出版社授权出版

“自然公园”出版说明

世界是不是诚如人们想像中的美好满意，这件事谁也无法单方面去认同。因为，太多的交替与更迭，太多的观念和理性的纷陈，使人们忙于承受。不仅今日复杂而演变急速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令人无法适应。而且对环境的污染不能适应，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不能适应。在不能适应中，人们正在适应着践踏破坏自己这块赖以生存的美丽土地。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过去的几十年、上百年，作为有高级思维的人类应该懂得天人合一，懂得施与受是自然规律的一体两面，知道去做自然征服者的角色，将十分不利于自己的发展，遗憾的是人类总以为自然往往是逆来顺受的，它们自有包容的能力，所以无休无止地对绵延的山坡滥垦，对茂密的山林滥伐，对美丽的湖泊滥填，对血脉似的河流滥堵，造成连年不断且愈演愈烈的水旱灾害，以及气候恶劣的加剧。也许有一天，灭亡人类的，不是核子武器或一般的疾病，而

是自然超能力的爆发。从诺亚方舟时代的人类懂得利用自然以来，自然力已在暗示人类，征服者的统治只是一时的。

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深知自然对人类的重要，以及人类与自然如何和睦相处，并留有许多极好的教材昭告后人。1854年，美国政府向印第安人的杜瓦米舍部落的首长西雅图建议收购西北美的土地，同时设置“保留区”，容许他们在“保留区”内自由地生活。西雅图回答的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你们白人要购买我们的土地，谁能买或者卖大地上的空气和泥土的温暖？”

“何况我们并不拥有芬芳的、活泼的流水。你们怎能向我们出钱购买？”

“每一株在太阳下闪光的杉木，每一片沙洲、浓林上的薄雾，每一块林中的隙地，每一只喧闹的蜜蜂，在我们人民的思想和记忆中都是神圣的。”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我们的一部分。”

“香花是我们的姊妹，麋鹿、马、鹰隼是我们的兄弟……”

西雅图的话，在当时开拓的白人听来，感觉他们的思

想和感情都是原始的。经过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白人自身也开始反省，便发现了其中的诗与真理，并把这篇用英文记录的谈话，当作了环境保护的先声。这可能是世界性的环保运动潮流中，最早期、最古老的“自然写作”的珍贵文件之一。

从这篇古老而智慧的谈话开始，到现今的二十世纪，每年有大量优美而严谨的自然主义文学被创作出来，印刷成各种文字，提醒地球上的人们思考与爱护自然、观察与珍惜土地；许多专业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生态学者以毕生的精力写下深具人文精神的科学报告，更多业余的自然研究者、鸟类学家、作家、画家、摄影师走入荒野，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忠实且长久地扮演观察和记录的角色，发现自然的真理，担任自然的守护者，传播尊重自然的观念。这些优美的文图记录，已然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智慧，其中更以自然主义的文学为代表，形成一种深具反省精神的自然文化。

目前，环保运动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记录与观察乡土的工作，也有愈来愈多有关自然的优秀作品，以各种形式出现：有人记录荒野沙漠、高原峡谷；有人守候鸟群；有人抢救森林；有人回到过去荒烟蔓草的年代，寻找有关土地的古老典籍。作家需要走进树林里思考！

我们期望您拿起“自然公园”的任何一本，就是开启

一扇自然的窗口，都是引领您的心灵直达广阔的海岸、沼泽、河口、偏远的荒原与森林的导游。让“自然公园”使您拥有关怀地球村中的草木虫鱼、野生鸟类和动物的博大胸怀，使您今后更多地与自然和平相处、相互体贴，而少一些或根本摒除那种征服自然的欲念吧。

《自然公园》一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自然公园》一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自然公园》一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高海拔人

刘克襄

侧记古道专家杨南郡先生

“终于，在层层山棱之上，露出了一点白色的山尖，是关山啊！牛车继续颠簸前行，露出的部分更白更大了，在深绿色的山棱与蓝天的交界处，那积雪的关山连峰，辉映着阳光，正如一串金刚石那样地闪烁着。”

我不知道这片刻的经历，究竟给予我那小小的心灵，有多大的震撼力？因为一直到现在，虽然我曾在往后的登山历程中，看过无数更壮丽伟大的景观，但当年那一幕景象，以及当时欣悦崇慕的心情，始终那样鲜明地烙在脑里，浮在眼前。

我时常自问：我这一辈子所以会那样毫不迟疑地奔向山野，是不是只为实现儿时的憧憬？”

——一九七七年杨南郡“南台霸主属关山”

这段娓娓道来，温馨感人的怀念，是杨南郡先生追忆第一次跟父亲出远门，不知目的地在哪里，究竟为何而去的旅行中途，于高雄甲仙远眺这座南台首霸的记忆。

这段话也是我就读大学时，有一回浏览图书馆，无意间自借到的一本书“灵山秀水”里看到，细细拜读后，觉得深具启发性，遂抄录于笔记本。可惜，那时尚未认识这位登山界的前辈，更遑论知其登山探险的显赫成绩。

但正如一句登山名言，“山是永远不会变的，它就在那儿。”相对的，登山人也一样。过了十年后，好像冥冥中早已注定好似的，我们便在一次跟山的历史有关的编辑事件里，因缘际会地相识了。

那天是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二日，前一天是自立早报创刊。当时我在自立报系负责早报副刊创刊的编务。第一天副刊的内容是我自己撰写的导读《探险家在台湾》，文中附带地预告了十二位准备在副刊介绍的，对台湾有很深远影响的探险人物。

杨先生在看到副刊的内容后，想是相当兴奋吧？因为当天他就跑来报社，亟欲了解这个副刊的走向与认识编辑者。殊不知，主掌编务的我仍是个对登山知识或台湾史犹懵懂未知的年轻人。当时，自己会策划这个专辑，只是个人对台湾史里许多尚未被认知的事物，充满神往而已。

不过，杨先生或许并不这么认为。那时，他已完成八

通关古道的探勘工作，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著作《玉山公园八通关古道西段调查报告》（一九八七年八月）。这份报告让他蜚声鹊起，成为调查古道的不二人选。而我准备邀请专家撰写的人物里，诸如森丑之助、鸟居龙藏、鹿野忠雄、伊能嘉矩等，正好都是他知之甚稔，与八通关古道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的重要学者。

从那时起，我也才约略清楚杨先生的身世。小时远眺过关山的他，家乡就在台南县龙崎乡。而要了解他的登山探险生涯，更必须从这里回溯，毕竟，他的冒险早从少年时代就已开始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战争末期，一个十四岁，才小学毕业的少年，还不知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便被迫入伍海军，远赴日本神奈川县海军航空技术厂，担任制造零式战斗机的生徒。这两年间，他历经盟军空袭，死里逃生。战争结束半年后，才搭军舰返台。当时和他同去的七千人，丧失殆半，只剩四千人安返。

返台后，一直认为自己拥有西拉雅平埔族血统的杨先生，跟我的父辈一样，受到外省人士来台这一波更强烈的冲击，文化、语言背景的顿然转变，让他无所适从。此后，一边在淡江中学就读，勤练中文的过程里，他也在摸索、寻找个人所应归属的文化体系。

三年前，他曾在一次访问中提到这段成长期的经验，或许能端倪出他后来登山所抱持的精神：“当时我把外在所受的动荡经验全部转移到思想上来，好奇心跟意志都十

分蓬勃，养成独立研究的个性，而在少年时代就经历了战争、宗教冲突跟文化上的迷惑，这几种转变对我都是很珍贵的回忆，因而，对各种研究，都事先抱着很浓的去涉险的心情。”

进入台大外文系时，他更注意到原住民的问题，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这个接触，就我个人研判，对他日后登山所蕴育的人文性格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惟严格说来，他那时候还不脱一个文艺青年的本质，喜欢的仍是哲学、宗教议题的东西，参加的也是合唱队等社团活动；那时校园也没有相关的登山组织。所谓山，还是一个跟童年时一样遥远的梦想，还未进入他的思维世界。

毕业以后，杨先生换了许多工作。约莫一九五九年，返回老家在台南服务时，他才受到驻地美军喜欢野外休闲活动的启发，开启了一个新视野。小时所培养的山情终于在三十岁初时，回来了。

最初，他攀爬一些小山。但未几，他便登上玉山，开始高海拔山岳的攀爬生涯。无心插柳下，在人们竞相以登百岳为荣的七十年代里，他也成为最早完成百岳的前几人之一。一般岳友论起这时期登山的重要事迹，咸认有“百岳”、“会师”、“纵走”等。杨先生这一阶段的登山，最被人肯定的却是当时较不受到重视的“踏查”。他的踏查则以开拓高山新路线为主。我手头上有一份他当年履历的小表格，虽不完整，多少仍记录了他这段时期的经历，或许

可以作为个人登山史的一段小切片，了解他全面接触历史人文与古道之前的一些踏查行径：

1. 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六月，他完成第一次完全纵走奇莱连峰的卡罗楼棱线，还由奇莱北峰直下塔次基里溪（立雾溪源流）。这条由北壁直下的路线，日后未有其他队伍再冒险尝试。

2. 一九七七年二月，开拓陶塞溪溯登南湖大山路线。

3. 一九八二年九月，开拓台湾十峻之一的马博拉斯山，由北壁处女棱直攀，发现高山水晶池与冰斗遗迹。

4. 一九八四年一月至四月，和高雄登山会林古松等人合力开拓中央山脉主棱，自卑南主山至大武山的处女棱，并完成十数座处女峰的首登。

5. 一九八五年十月，开拓由小瓦黑尔溪直登中央尖山东南棱的新路线。

开拓高山新路线的意义何在呢？关于这方面的概念，也很少登山人拥有像他一样的人文背景，透过深刻的思索，将它整理出来。他自己在那张简单的表格里顺便写到：

（一）“由各个角度来了解我们的高山地理环境，不仅止于传统的多数人熟知的点或线上。更希望能借着下同的路线，让我们把对高山地形地物的认识扩充为面。”

除了新路线的探勘，当时，杨先生也进行原住民抗日事件的查访。下面二例最为著名：

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攀登南投马海仆富士山，踏查雾

社事件时，泰雅族首领莫那鲁道和族人三百名，最后死守与集体自杀的岩窟。

一九七一年起，他亦率队，陆续走访大分事件的战迹地。一直到现今，仍在涉猎有关的文献，并继续调查访问中。

我个人相信，这时的原住民查访，对他后来走向另一个“踏查”高峰——古道，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从今日来检视早年这一时期的登山“踏查”。他多半在南部活动，自组队伍，也自己计划路径，很少与我们所熟知的登山界人士往来。登山界素负盛名的四大天王中，他也只和林文安前辈爬过白姑大山，开了一条新路。

当然更有趣而重要的是，山爬愈多，杨先生跟传统登山界在理念上的差异也加大。他并未局限于登山的“小天地”里，反而经由开拓新路线和实访原住民，展开更宽广的视野，在强烈抱持着本土信念，以及充满对早期台湾登山、古道与原住民历史的求知精神下，他“远离”了大部分的登山人，走向了殊途也不同归的另一条路去。

杨先生也十分了然自己为何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因由。后来，在评述台湾大学登山社的《丹大札记》（一九九一）里，便由衷提出这几年来少见的，具有远见性的登山建言，值得关心登山未来的人深思：

“对山岳界而言，登山运动已经出现瓶颈；各地的山头都有登山客的足迹；溯溪、横断、纵走或是岩雪攀登也都逐渐被开拓出来，海外登山近十年来未有更大的突破，

因此整体来看，虽然不断有路线变化和技术引进，使活动仍有蓬勃的样貌，但在大方向上却有隐忧，登山运动已到了发展上的转捩点。如果参考岛外的状况，其实不难发现我们已经背离了岛外登山运动的走向，岛外登山运动的走向是如何呢？简单地说就是登山学术化。借着登山，从横面空间性的认识到纵向时间性的了解，也就是深入地区内的地形水文、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从实实在在的田野见闻中建立知识的基础。”

不过，相似的观念，更早时我已有幸先亲聆他的教诲了。记得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一九八八年秋天的事。蒙杨先生馈赠他的另一本杰作《玉山公园八通关古道东段调查报告》。他的妻子徐如林也伴同来访。徐如林在台大念书时，为了完成她的“成人礼”，以一个女子面临体力极限与智慧的挑战，单独七天走完南湖大山，震惊了登山界。她和杨先生因山结识的姻缘，无疑也是登山界的一段传奇佳话。

那天，似乎也是我非正式地恳请他们夫妇帮忙在副刊撰稿。于是，杨先生又重新执笔，译注与考证历史与人文相关的登山报道，完稿后，便寄交我过目。

诸如太鲁阁合欢越岭道、关门越岭道等日据时代著名的探勘报告与战争记录，这些相当难得的史料，就是在他苦心孤诣下得以重新出炉，逐一于自立副刊见报。这时，每回拜读其文章，更是获益匪浅了，且不断被其独特的发现所震慑。

综观这些“新”的历史事件与古道探勘，正是他登山多年后，一个阶段的转向，也兑现了他自己所提出的“登山学术化”的实践：“从横面空间性的认识到纵向时间性的了解……”

前年十一月，我和诗人焦桐在好奇与仰慕之心怂恿下，陪同杨先生前往海岸山脉，探寻一条百年前和八通关同期的，横越安通的古道。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和他一起登山、探勘古道，共同寻找历史谜题的答案。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也才能约略体会其登山心境之一二。

杨先生的登山性格，十年来如一日，谨守老一辈本省人严格的生活规范；丰富的野外经验，更使他的登山哲学充满道德感。在平地世界，在复杂的功利社会里，这样的自律原则，以及对自然的情怀，我却隐隐感觉，或许无法像在山里那样顺遂。

可是，在山里，在山的险峻与荒凉里，他却像是永远溯河回乡的鲑鱼，快乐而满足。何况，说实在的，在社会里的浮华终究是山与山之间缥缈的云，只有山的实体才是具象的。惟有当我们把山放到目前，把自己弱小的生命放回大自然世界的怀抱里，那一时那一地的生命情境才会放大，变重。

这是三十年代台湾著名的博物学者、登山好手鹿野忠雄的信念。想必也是后继的崇仰者杨先生，这样特立独行，紧紧抱持着登山历史的情怀者，才能深刻体悟的吧！

序

徐如林

这本书写的人物大家都很陌生，这本书写的地方，大多数的人永远不可能踏上去，然而，这是真真实实台湾的原貌，这是发生在占据台湾四分之三面积的高山上，人与山林的真实故事。

我和杨南郡先生在一九七八年九月结婚，正式告别“孤鹰行”的日子，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山上认识的，当然彼此成了亲密山友。这十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之余，曾为台湾中国时报每周撰写“浮生专栏”，介绍了一些浅近的山林健行路线，也为玉山公园、太鲁阁公园、雪霸公园调查研究园区内的古道，更到欧洲、非洲、日本、尼泊尔、纽西兰等地登山，可以说，我们从来不曾离开衷心喜爱的大自然。

但是，两个人，十五年，竟然只有十二篇文章可供结集？只能说，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田野调查、撰写古道研

究报告、应付日常的工作，以及养育现年十岁和十二岁的两个小孩。在这种状况下，拼了命写出来的文章，就弥足珍贵了。

这些文章是不得不写的，因为它们是真实的见证，而且，我们若不写出来，就永远沉埋湮灭了。像清代“八通关古道”的调查经过，在高山深壑中找寻祖先开拓台湾的足迹，真恨不得把那些砌得工工整整的石阶，展示在急功近利的后代子孙面前；像合欢古道的“锥麓断崖”段，在中横燕子口上方，矗地一千二百米的大峭壁上，我们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走在这一条开凿在大理石绝壁上的小径，和我们一起接受视野、心灵的大冲击。

“马海介岩窟”是雾社事件最后三百人宁死不降、集体自杀的地方；“斯卡罗”是一个显赫一时、倏然失落的民族；失踪于北婆罗洲的鹿野忠雄，有个八十三岁的阿美族老友，时时追忆六十年前“与子偕行”的山林故事……

这些少有人知的故事，少有人迹的大自然秘境，还包括关山的大断崖、卑南主山之南的高山雨林、鲁凯族的祖灵地、古白杨崩壁等等，是构成我们台湾岛历史、地理的重要成分，我们因不忍它们茫然不被人知而留下文字记载。

这二年，南郡自工作单位退休了，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山林探勘、访问耆老、整理史籍资料，“斯卡罗遗事”就是他结合史实与现况而成的报道。这篇文章赢得“十五届时报文学奖”报道文学首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